

# 陈校长儿子回忆父亲二三事(上)

陈校长逝世后，他的长子陈罕写了一篇回忆录，说明父亲一生严格处事的小事，读来令人感动，我们特将此回忆录节录如下：

家父陈燕贻，平生无特别爱好，不爱唱歌，不会跳舞，不好绘画，偶尔书学毛笔字，晚年眼睛不行了，也就不写了。说他一无所好，也冤枉他，他爱好做学问，还特别认真，而且不管谁说得对就听。记得我刚上高中时，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一本书上说，粗的圆铅笔架在细的圆铅笔上不易平衡，而细的架在粗的上面就很容易平衡。他就问道：这是为什么？

吃晚饭时，我告诉他，这种现象可以用几何和物理的基本原理来解释，粗的架在细的之上，稍有一点摆动重心就向下移

（这在物理上叫不能随遇平衡，当时我不

知道这名词，但知道这道理）。细的架在粗的之上，有个微小的摆动以后，重心倒反上升，符合随遇平衡的条件。他说有这么回事吗？吃完饭后他叫我仔细画图证明给他看。我给他说了两遍，他自己又重画图反复琢磨了一小阵子，才说推导无误，确是这么回事。他又说我讲东西不考虑别人听得懂听不懂，上一步没有交待清楚就跳到下一步，我说你们教书的只恐怕人家听不清楚，一件事正过来反过去重复好几遍。我这不是上课，大概讲讲就行了。他说你讲解，目的是让别人明白，不管别人理解不理解，讲了有什么用？讲了别人听不懂就等于没有讲，要考虑对方的情况，用对方容易听得懂的语言，让对方听得满意才行。

日军占领苏岛棉兰之前，家父任教于

苏东中学。二次大战结束后，1946年家父是当时在原敦本小学校址成立的棉兰华侨中学的创始人之一。其后于1949~1953年执教于棉兰苏东中学。苏东中学学校当局掌握在亲台的人手中，而广大教师和学生则有不少进步的分子，他们热爱新中国，对学校当局例行反共反新中国的宣传强烈不满，并与之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也有相当数量不明真相的学生听信国民党的宣传，跟着学校当局乱起哄。正面的道理，他们听不进去。面对这种情况，我父亲上化学课，讲到玻璃，就给学生说他在大学时的老师徐作和博士在上海是耀华玻璃厂的总工程师，46年日本人刚滚蛋那一年，美国倾销啤酒，一次运到上海港的数量比正常年头全年的销售量还大。其结果，本土啤酒厂全

部倒闭。那时候，玻璃厂的主要产品是啤酒瓶，也只好跟着关门。工厂倒闭了，民族资产阶级叫苦，工人大批失业，政府不管，只顾打内战。说到侯氏制碱法，他顺便说侯德榜是永利宁厂的总工程师，老板是范旭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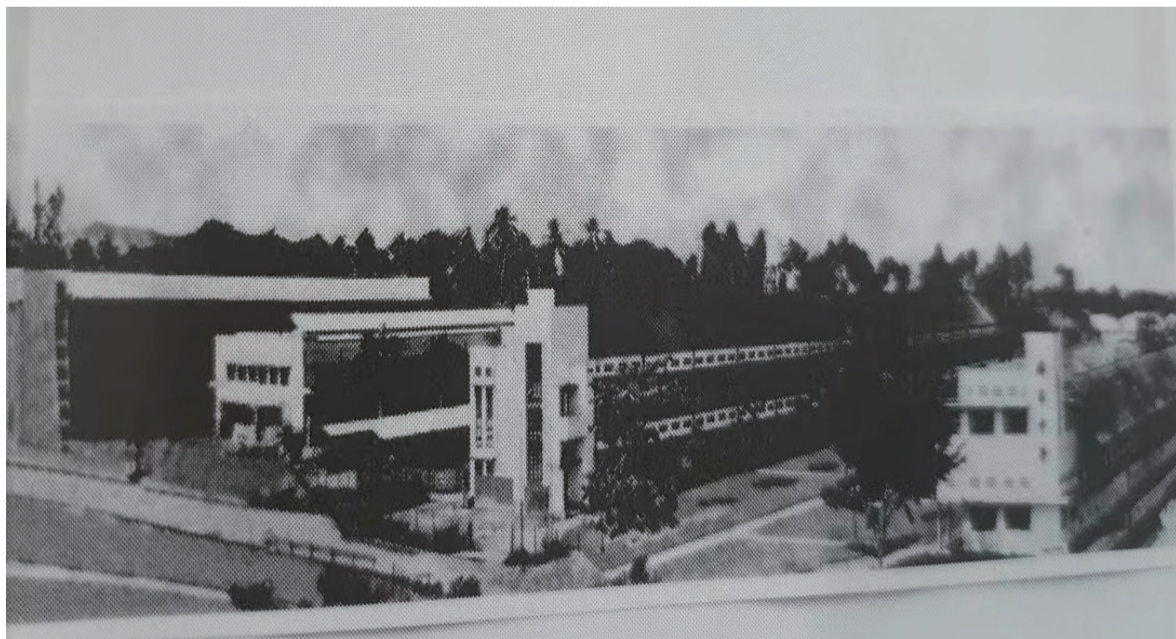
日占期间，工厂遭到严重破坏。抗战胜利，范亲自跑到加拿大向加拿大政府借款，要修复南京宁厂和天津沽厂（范也是天津大沽制碱厂的老板），恢复生产，答应以后用沽厂的碱去还债。加拿大造纸工业要消耗大量碱。加方原则同意，但因款数颇巨，为慎重起见，电询时为外长之宋子文。宋氏当时自己有办碱厂的意图，便从中破坏，范氏借钱之事也就告吹。范一气之下，患病不起，不久便与世长辞。直到49年国民党大陆败北，宋氏碱

厂仍不见踪影。学生一听，丝毫不引起反感，倒觉得原来国民党腐败透顶，不可救药，也难怪人民要反它，起到比较好的效果。而且以上所说的内容都是事实，学校当局也无法干预。

1954年家父转至棉华中学（即原华侨中学），55年临危受命出任校长一职。当时学校有学生三千余人。因诸多原因，闹起了学潮，学校被迫停课，如得不到及时解决，其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在学潮期间，师生分成两派，对立情绪十分严重。于是在总会的领导下，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一派掌管“上午班”，即高中部，在上午上课。另一派领导“下午班”是初中部。各设各的教务处、训导处等，井水不犯河水。校长协调双方。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情况逐渐好转，学校教



学生站在校楼前照像。



棉华中小学校舍